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二二五回 忠義俠智鬥曾天壽 武國興憤怒見佳人

話說眾差官聞報二莊主爺回來了，武杰一聽，先就氣往上衝，拉手中單刀，趕緊撲奔後面。眾人跟隨著來到了花園之內，一瞧甚是寬闊，裡面房屋不少，往東一拐，單有一座跨院。家人頭前帶路，到了門首，向眾人說道：「我家二莊主就在這院裡呢！」武杰頭前進了院子，一看是北房三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，院中有十幾盆花，上房有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坐著，手中拿一頂氈帽蓋著臉，身穿一件青縐綢長衫，腳穿一雙青緞子抓地虎靴子，彷彿睡著了的樣子。武國興把手中刀一順，說：「唔呀，混帳東西！你好大膽量，在公館盜去大人的銀龍佩，還寄柬曾刀罵人。」往屋中一跳，舉刀就要剝去。那人站起來往裡面屋中去躲，走慌了神，把靴子甩掉，漏出三寸金蓮，倒把武杰嚇了一跳，連忙退出來說：「哎呀，了不得了！這是一段什麼緣故？」書中交代：這人原來是曾天壽的胞妹，名叫芸卿，家傳的一身好本領。那日在慶陽府看馬戲，見和尚老道亂殺人，她有心要幫助捉賊，又想自己乃是一個女流，並不認識人家，何必過問？後來見勝玉環鏢打飛雲，眾人都說好鏢，曾芸卿就派跟他的家人去訪問這勝玉環是做什麼的？那家人去不多時，回來

說：「回稟姑娘，這勝玉環乃是跟欽差彭大人的差官夫人，很有武藝。」曾芸卿一生秉性高傲，最不服人，總想要會會勝玉環，看她是什麼一個人物。到夜裡，便親自去到大人的公館，把銀龍佩盜來，又留下了一把刀，一首詩。詩上寫了「專等佳人勝玉環」，原是為見到勝玉環，和她比武，不料這件事弄得大了，那勝玉環如何能來呢？她回到家中和兄長一說，曾天壽說：「妹妹你做錯了！明天欽差大人派人來拿盜銀龍佩的人，那還是小事，玉環她丈夫和娘家的兄弟准來，這便如何？」曾小姐說：「不要害怕，我想玉環乃女中丈夫，她必前來，那時我要奚落她一番，然後再去請罪。」兄妹議論好了，立刻派家人預備，靜等明天人來。果然今日家人先來報信，說那賣藝之人如何厲害，曾天壽就知是欽差大人派來明察暗訪的差官，便派家人把四個賣藝之人叫來。那四位英雄先來，隨後又有紀逢春、武國興等十人來到。曾天壽見馬玉龍同眾人都來了，一想：「我若說是我妹妹芸卿所做，他們也不相信，不免叫他等目睹。」

便先在外面告訴心腹家人：「你進去對我妹妹就說是勝玉環來了，叫她換上那一身男子衣服，隨後你再到客廳來報二爺回來了，你就去你的。」曾天壽安排好了，然後才帶眾人來到花園之內。當時武國興氣往上衝，進房中見有一男子用氈帽遮頭，使用刀砍來，那曾芸卿見不是勝玉環，卻是個蠻子，嚇了她一跳，連忙往屋中一跑，又把靴子甩落了一隻。

武杰唔呀了兩聲，連忙退出來，到了外面就問。曾天壽說：「我也不隱瞞了。」就把上項之事說了一回，讓眾人到書房中落座。曾天壽隨後又把欽差彭大人的銀龍佩取出來，放在桌上，再把石大爺拉到外面，要叫他做媒，將妹妹許配武杰。石鑄說：「這件事，我倒可以做得了一半主。」曾天壽說：「正是。」二人說完進來，石大爺一講，武杰說：「我有妻子，憑我這身分，

還養得兩個佳人麼？」石鑄說：「不必推辭了，你方才把人家姑娘趕得脫靴現足，你不要，人家怕不答應。」紀逢春說：「這世間事就是不公道，小蠟子武杰已有媳婦，還有人家趕著給他，我一個沒有，也沒人給我。武杰，你讓給我一個吧。」武杰說：「唔呀，混帳王八羔子，休開玩笑。」勝官保由後面照定紀逢春一拍，打了他一個嘴巴；曾天壽也瞅了紀逢春一眼。武杰哈哈大笑說：「好！有人打你這不知世務的東西！」石鑄說：「你願意，就給人家定禮。」武杰一想，這事也不好推辭，便把自己隨身的一塊玉佩拿出來給了曾天壽，彼此行了禮。曾天壽啟口說：「這件事還要求馬大人同眾位老爺，在大人台前美言一二，說幾句好話。」馬玉龍說：「是了，我等必替你說。」曾天壽說：「今日天氣不早了，也不能進城去，我這裡備辦酒席，求大人老爺賞臉。」馬玉龍、石鑄說：「就是吧。」曾天壽叫家人擺上酒來，眾人開懷暢飲。馬玉龍有愛慕英雄之心，便說：「曾天壽！你既然有這一身本領，為什麼埋沒林泉，何不圖個出身，當下如隨欽差西下查辦，回來就是一件奇功。」曾天壽說：「既是大人厚愛，我願效犬馬之勞，求大人提拔就是。」

馬玉龍點頭說好。說罷，眾人推杯換盞，直吃到月上花梢，方才停杯罷盞。家人撤去殘肴，送上漱口水來，漱完口，又吃茶，待家人安置好了牀鋪，這才安歇。

次日起來，淨面吃茶，吃完了早飯，先叫紀逢春、孔壽、趙勇、李環、李佩先走，其餘均隨馬玉龍一同走。紀逢春忙到外邊，拉過驢來騎上，他一高興就加鞭緊打。孔壽、趙勇說：「你忙什麼？一同走好不好？」紀逢春也不理論，只顧往前。

出了曾家場的村口，應該往正西走，可是這驢卻收不住了，一直就往西南跑去。這驢跑得真快，轉眼到了一處莊門。紀逢春勒不住，這驢見了大門就往裡跑。那大門內擱著有十幾擔瓷器，

有人在樹蔭下歇著，見跑進一頭白驢，上面還騎著一個人。眾人怕這驢撞了瓷器擔，趕緊就轟。驢一害怕，一搖腦袋就把紀逢春給摔了下來，正摔在瓷器擔子上，打壞的碗不少。那些人都跑過來說：「哪裡來的這野男子，往人家院裡跑？我們這瓷器都是由江西定做來給莊主爺過生日的，自己畫的花樣，有錢都沒地方買去，你賠吧！」紀逢春把眼睛一瞪，說：「賠東西是小事，你賠人吧！把人摔壞了，你賠得起麼？」眾人說：「擔子被你撞了，碗都破了。」紀逢春說：「我的屁股也摔兩半了。」

眾人說：「你不用跟我們胡攪，先把你擱上見我們莊主爺去。」

正說著話，只見由裡面出來一人。眾人說：「少莊主出來了，咱們告訴告訴他，哪來的這個雷公崽子？」紀逢春也不答應，連聲說：「好好！你們非賠人不成。」說著話，抬頭一瞧，由裡面出來的這位少年，長得五官清秀，面如白玉，很是儒雅，細聲細語地說：「你們嚷什麼呢？他是哪裡來的？上咱們這裡來做甚？」眾人說：「大爺，我們在這裡正盤查瓷器，他騎著驢跑進來，把我們的瓷器砸了一挑，不說情理話，還說把他的屁股摔兩半了，叫咱們賠人，你說可恨不可恨？」這位少莊主一瞧紀逢春長相特別，穿著紫花布褲褂，抓地虎靴子，拉著一頭白驢，黑臉膛，短眉毛，圓眼睛，雷公嘴，便說：「別放他走了！」眾人各持兵刃，齊奔紀逢春而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